

敬  
躋  
堂  
叢  
書



東塾雜俎卷十二

番禺陳澧撰

通論

大戴禮文王官人曰防其不足

盧注曰不欲見之

伐其所能曰日

損者也

逸周書官人解伐作發無日字

學者最多此病且於其所不足者

輒以爲不必學而輕詆之矣章實齋曰所貴乎識者非特

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

焉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

待之

文史通義說林篇

鄭小谷曰星象輿圖樂律數學余平生短

於此故說中每畧於此有恨於己不禁有望於人也

家訓

此真君子之用心矣

韓詩外傳云孔子告子路曰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

卷三孔

子曰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卷八周公誡伯禽曰博

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卷三荀子云以淺持博是大儒者也

儒效篇文國朝儒者之學可謂博矣然無以淺持之者故初

學之士中人以下之才讀近儒之書不能見其涯涘望洋

而嘆自厓而返老師宿儒零落已盡繼起者稀職是故也

素問云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

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標本病傳論大戴禮曾子立

事第四十九君子博學而孱守之盧注云孱小貌不務大阮文達公

注云孱迨也釋云說文孱迨也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

戴禮淺作孱

論衡曰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

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



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

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超奇篇富人不如儒生儒生

不如通人別通篇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

儒生効力篇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

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書解篇

又曰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

萬不耐一超奇篇

史通曰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

亡而地分三國雜說下此又何妨正足為專精而不旁涉耳

顏氏家訓曰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

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常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

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收便忿怒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勉學篇余謂此正可見古儒者專慤之風今人以爲經學當浩博者非也

曾南豐上歐陽舍人書云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耶

王蘭泉云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

與孔莊谷主事書

又曰孟子曰夫仁在乎熟之而已矣所謂深造而自得資深而逢源皆熟之謂也讀文何獨不然本年開館之日監院先問諸生生平讀熟古文時文共有若干寫成目錄亦于背經之日一體背誦而本司亦于課期至院時酌量抽背經文以驗勤惰

春融堂集友教書院規條

唐元宗孝經序云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云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牖牖矣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禮謂此千古學

問之通病學者當以爲戒者也

王蘭泉與吳竹堂書云爲學之途猶建章宮闕千門萬戶  
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專於一家頗怪今世文士輒  
曰我能經我能史我能詩與古文叩其所業率皆浮光掠  
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學者必不能盡通諸經也盡通  
諸經乃適以明一經之旨而一經之中分茅設蔴若漢人  
之易旣異乎宋元矣漢人中若京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  
守一師之說深探力窮之於彼於此掠取一二說焉必至  
汎濫而無實窮丈而失居推之他經皆然推之史與詩與  
古文亦無不然故願足下專於一家求所以入之也

春融堂集

卷三十二

自來講學家皆自立宗旨欲天下之人皆從之異於  
已者則排斥之自北宋至前明莫不如此禮以爲學問當



各專一門分之則人各不同合之則於聖人之道無所缺矣讀蘭泉先生此論先得我心也

傅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爲文章之學者當先治詩書爲考據之學者當先治三禮爲史學者當先治春秋爲理學者當先治論語

不讀詩書而爲學古亦有其說矣說苑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又云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

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  
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  
參不及宣其學而已並反質篇此不讀詩書而爲學者也然公  
明宣之學正所謂學之爲言效也子石之說則子夏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曾子以三年不讀書爲三年不  
學則尤可見曾子之所謂學者讀書也

賈公彥儀禮疏序云其爲章疏則有二家黃慶舉大略小  
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李孟哲舉小略大經注  
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時之所尙李則爲先灋謂凡  
學問皆有此兩派不獨儀禮爲然尤不獨黃慶李孟哲爲  
然諸葛武侯獨觀大略陶靖節不求甚解卽所謂舉大略  
小也魏書李瑒傳李孝伯傳後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



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

北齊書上黨剛肅王煥傳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

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此與李瑒語略同

李瑒之論雖偏然正可見士大

夫之學與博士之學分爲兩派矣兩派之學皆不可無學者因性之所近而學焉可也

後漢書循吏傳王渙敦儒學習尙書讀律令略舉大意此可見讀書略舉大意卽可以爲循吏矣此所謂士大夫之

學也

後漢書班固傳曰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梁諫菴曰讀經史之法經須逐字鑽研更參異同於別條而融貫之史須逐事核對先分門類於胸中而粹聚之諸

葛公略觀大意靖節翁不求甚解似非讀書常法

庭立記聞諫菴

之子學  
昌所記

此不知讀書自有兩法

三國志賈逵

字梁道

傳注引魏略曰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

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

遍

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劉知幾史通自序云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讀史漢三國志於是觸類而觀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觀此則知精通一經者固當博觀

諸家疏解之書如欲觸類而觀窺覽略周者則不必然也如爲禮學者講誦三禮後窺覽五禮通考亦可也爲詩學者講誦三百篇後窺覽漢魏以後詩亦可也

司馬溫公稽古錄云採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舉其大要集以爲圖命曰歷年圖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澧案此所謂略觀大意也此可見略觀大意卽是博也

盧召弓學士撰後漢書補表序云宋儒於史略識興亡之大綱用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其病皆由於譎譎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佐證○此說甚謬也識興亡之大綱用行政之得失豈非史學之要乎史學自有兩派識興亡之大綱用人

行政之得失者通鑑是也典章制度因革損益樊然具列者通典是也

三國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甯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



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  
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澧謂東漢人多好學其風氣至三國  
未衰三國志諸傳多載其人從某學治某經觀孫權之言  
更可知三國人才之盛由於讀書好學今人不讀書不好  
學故人才衰弱至此也竊欲舉孫權此論以勸當塗掌事  
者

晏子毀孔子曰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

史記孔子

世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曰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晏子卽墨氏之學也司馬談則老氏之旨  
也老墨之譏儒者如此儒者亦實有以致之若士大夫之  
學與博士之學分爲兩派則既有累世不能通當年不能

究者以極其博亦有不必要世而通究者以得其要而老  
墨不得而譏之矣但必如黃慶之治儀禮□□□□□□  
然後可謂之士大夫之學若□□□□則老墨之學耳

袁宏後漢紀

卷二

十二曰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

以徇一時之好 此是通論風氣如此真名言也

史通曰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  
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  
今並挂壁不行綴旒無絕

雜說

風氣有變改

呂氏春秋曰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謹聽

又曰穴

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  
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

悔過

然則讀古

賢者之書可不深知其所言乎智所不至則無如何耳然



恐非智不至也風氣囿之也使明儒生於本朝未必不知鄭康成孔穎達也

柳子厚云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送賈山人南遊序

章實齋學誠曰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

文史通義原學下篇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同上又曰所

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勿徇風氣

鵬冠子云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士近有萬

人之智者今何人哉勿隨世學

王西莊曰下筆成章古今恆有能讀書人千載難逢

史通曰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

申左

最中近儒之病

論衡曰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何祖先幾何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

謝短

知今

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闕疑之義而務碎義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  
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  
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古之治經者存  
大體玩經文非如今日之治經也

史通曰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  
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

編繕寫不給雜說中○余近日正是如此

史通曰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  
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敘事篇澧謂簡而明簡而不漏乃足

貴也簡而不明且漏則簡乃其病也五代史梁末帝本紀  
云龍德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

唐人取鄆州上書晉下書唐而不書晉改號唐可乎薛史則云

四月己巳晉王卽唐帝位于魏州

晉出帝本紀云契丹滅晉但書滅晉而

不書出帝若何可乎

薛史則云契丹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大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徐

無黨曰惟簡可以立法

梁本紀第一注

余謂如歐史者簡而不明

且漏矣當以為戒何足法乎

洪稚存意言文采篇云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

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艷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鶴

鸞孔雀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

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

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

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

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

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



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  
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沈賈誼之達治體而  
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  
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  
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  
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  
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人亦當鑒於草木之華鳥獸之羽  
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  
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袁宏後漢紀

卷二

十二曰古之爲政云云學足以通古今而不

至於爲文也○爲學當如此 所謂不至於爲文者不至  
於華辯也非不作文也 余亦欲通古今而不至於爲文

以此句爲  
余文集序

論衡曰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  
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  
論衡文露而旨直對作余著學思錄不敢學文心史通者  
亦以此也非止文章不逮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  
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說經主於明義  
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示  
褒貶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如成風爲  
魯僖公之母明載左傳而趙鵬飛春秋經筵謂不知爲莊  
公之妾爲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禮之得  
失乎劉子翼入唐爲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明載唐書劉



禕之傳而朱子通鑑綱目書貞觀元年徵隋祕書劉子翼不至尹起莘發明稱特書隋官以美之與陶潛稱晉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終可定其品之賢否乎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爲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

江良庭尙書集注音疏凡說地名但云漢某地蓋見鄭注引地理志而效之不知鄭君引地理志卽當時地名良庭生於日本朝而云漢某地可乎以此效鄭注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穀梁傳序云禮壞樂崩疏云通言之耳知非樂是陽故以崩言之禮是陰故以壞言之者正以詩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明知通矣又序云就大師而正雅頌疏云舉雅頌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

意焉知非爲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閑關睢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禮案樂是陽故以崩言之禮是陰故以壞言之蓋舊說也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亦舊說也楊疏引而駁之而不著何人之說凡著書於前人之說當加駁正而不必著其名者可以此爲法也

論衡曰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

言

自紀

余亦如此

劉原父曰知簡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

君子務本

公是先生弟子記卷三

學貴知道

隋書經籍志毛詩檢漏義二卷梁給事郎謝曇濟撰爲

古人檢漏

隋書經籍志論語別義十卷范廩撰別解

蘇明允云楊雄之法言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  
無取焉耳太元論上法言非無所得者然此論則實可爲著書  
者之箴砭也

吾黨切不可輕易立說立說而誤又煩後人駁正此書籍  
所以日多也書多亦何妨但本無事而自擾之誠可不必  
耳若其不傳并無人駁正也

近人說經好與朱子立異其無關大義者可不必論若焦  
理堂論語補疏用熊望皇侃之說以犯上爲犯顏諫諍則  
大謬矣乃焦氏曰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爲臣道之常  
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變明人由犯顏入於亂而不自知  
有子以好犯顏者究其歸於亂以立千古人臣之鵠禮謂  
焦氏此說大爲世道之害者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

而犯之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何嘗以犯顏爲忠誠之變乎太史公稱晏子諫說犯君之顏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漢晉南北朝諸史所載犯顏諫諍者甚多其最甚者周昌謂漢高爲桀紂劉毅謂晉武爲桓靈安得謂唐宋以後乃以犯顏爲常乎明臣多犯顏者至我朝則此風盡熄朱子云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語類一百三十二今人畏懦更甚於宋人儒者著書正當爲之浩歎熊氏皇氏之說正當加以糾駁乃反以爲依據而詆直言敢諫之風吾不知其何意也邱光庭兼明書曰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卽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旣不犯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論衡曰滔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

自紀篇世說

新語王文度云籟之揚之穢穢在前洮之汰之沙礫在後案滔即洮也蓋皆洵字通借

勿輕議古

人之誤

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今之零碎說經者正犯此病然則雖謂之說經實雜家之盪者而已

近人多零碎經學零碎讀經不全讀也零碎說經不全說也全讀而零碎說可也零碎讀而零碎說不可也

讀注疏既明其說復尋繹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

讀注疏自首至尾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

程先生

恩澤

曰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

功於聖賢之門者則不多見

狄叔穎孟子  
子編年序

方東樹漢學商兌曰經義在今日大義及訓詁兩者略已備矣若其猶有疑滯亦什一之於千百且取其明白無疑者潛玩而服行之於身心家國之際其用已宏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云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勝之事也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曰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失 贊曰舉端自理滯隅則失 勿爲一偏之論

後漢書馬融傳云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可見精博兼之不易

後漢書賈逵傳奏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



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說經著論當明切直順

論衡曰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

家章句義理略具 程材 篇 專經自首至尾

漢書□□□云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晉書干寶傳搜神

記序曰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

說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

杜君卿云佑少嘗讀書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

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 卷一之首

當務知古人所已知勿務知古人所未知 編排是也

輯古書佚文者當審觀其上下文如鄭易注 缺 如尚書九

德疏引鄭注 缺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伎能也正義曰語伎

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解前記之人所言月令仲秋水始涸  
 鄭注云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  
 正義曰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中  
 庸仲尼祖述堯舜云云鄭注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正義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  
 孝經緯文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曲禮太上貴  
 德正義引熊氏說數百言而云此皆熊氏之說也禮案引書太長  
 者當以此明其起訖禮案鄭引古書而伸釋之正義分別某句為鄭  
 之言正義引古書而伸釋之者近人乃不分別遂以正義  
 之言為古書之言言不肯意

中庸回之為人也一節張無垢解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

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 禮謂拳拳服膺上文有子曰  
二字無垢乃忘之耶此又不讀上文之故也

莊子曰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  
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  
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地荀子曰彼其人者生平今之世

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  
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  
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君莊子  
之悲誠可悲也然不如荀子之不爲少頃輟也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  
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  
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

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

長見抱朴子應嘲篇曰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莫知音之在後也

著書亦然勿自以

爲是爲後世之知音者也

後漢書丁鴻傳論曰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

孔叢子云孔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余竊比於此

後漢書張衡傳應問云有間余者曰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此余所以考聲律切語也

隋書經籍志尙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

隋書經籍志周易文句義二十卷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



梁國子助教皇侃撰

崔氏述唐虞考信錄云以春秋之世而談唐虞猶以兩漢之世而說豐鎬也苟非聖人安能保無一二言之誤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為得其實雅頌所述次之至春秋傳則得失參半矣豈非以遠故哉雖以論語孟子之純粹而其稱唐虞事亦間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為後人所追記如堯命舜之類或門弟子所言如舜完廩之類而不自書之者也

酒誥成王若曰

尚書正義云馬鄭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馬曰言成王者未

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諡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

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尊從故曰未聞也釋文

孔穎達周易正義論三代易名云鄭元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先儒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遺棄亦恐未可盡通○此所謂騎牆也

程易田云抑說經之難也不可無聰明尤不可恃聰明其中似是而非處正復不少一用聰明必致大繆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治經勿恃聰明

所以解經者何也非欲讀之而明乎然則既解必須讀之若解而不讀則解之何為乎古人所解我不復讀之則我之所解安望後人讀之乎

正心誠意四字學問之至要也凡爭名角勝顛倒是非好

爲高論強不知以爲知者其心可謂正乎其意可謂誠乎  
著書講學者慎勿忘此四字讀書者亦當持此四字以讀  
古今人書但恐矍相之圃塵有存者耳

百餘年來諸儒說經多發古人所未發余中年以前亦頗  
爲此學後乃輟焉以爲諸儒說經之書汗牛充棟矣何必  
又加太倉以一粟乎然而少作仍存於文集中而不可棄  
者如明堂圖說其最大者慮後人謂治經不可爲此派也有意專爲

新說則不可也偶見古人所未發則不可不爲之拾遺補  
闕也余自中年不爲此者專意於漢儒通義學思錄諸書  
而精神不能兼及耳





東塾雜俎卷十三

番禺陳澧撰

餘錄

魏鄭公諫續錄云太宗曰鐵之爲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何意人皆愛之公曰兵仗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唯有豐年人以爲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正爲蕃人愛不可全棄

卷上

伊川上仁宗皇帝書云學孟子董仲舒王通之學伊川上此書時年甫十八歲而云應時而信者諸葛亮及臣是也陛下其大用之文中子卷末有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伊川蓋學之也其後伊川上太皇太后書云自少不喜

進取蓋上書之後不喜進取也

易繫辭下吉之先見者也司馬溫公易說云吉下脫凶字坊記正義曰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以結之者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體例不同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據此則坊記引書乃記者所引非孔子所引故可引論語也

孔叢子云孔穿云穿之所說於公孫子

公孫龍也

高其智悅其

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也禮謂王陽明若去致良知之說智行固存

孔叢子又云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誣

漢書敘傳產氣黃鍾造計秒忽述律志第一此孟堅之惑

也黃鍾豈有氣哉

陸清獻讀禮質疑姚姬傳九經說余欲合刻之

爲古文者多自尊蓋自歐陽公始如有美堂記云龍圖閣

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

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賜詩寵行首句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

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又如尙書比部員外

郎陳君墓誌銘云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

廬陵歐陽修安期曰不敢夫有美堂記不當作耶雖百請

不作可也不然何必待其請至六七也尙書郎之子求作

墓誌又有何不敢乎且記有美堂何必記其請至六七誌

陳君墓何必誌其子之不敢無非自尊而已

章實齋

學誠

文史通義云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

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故爲敷張揚厲以  
諛已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  
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  
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醵固求凡  
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  
之甚邪

黠陋  
篇

鄧漢唐文粹序云宋人重經術而鄙文藝昭代因之若以  
一二語錄括帖語而外畫脂鏤冰徒做精神於無用之地  
耳然士人最矜重者獨詞林一官名實已自相悖而當世  
所稱篤信好古修先秦西京之業者或不盡入詞林選也  
是三數君子鑢嘔腎腸阨窮不悔甯自知其後世必傳千



載而下觀其文而一代之刑政禮樂人物風俗之頽隆瞭然如指諸掌者竟誰力也然三數君子復古之功甚大而深造之力蓋渺近體宗唐似矣然形聲僅似神理未融其合者不過田氏之中駟而離者遂爲周人之僞璞至於文宗法秦漢非不善也然摹擬工則蹊徑太露構撰富則窠臼轉多至近日膚淺之徒貴耳賤目畏難好易眉山盛而昌黎河東二氏詘不知宋人於二公猶隔層級也此序論明人詩文之病精極透極平允極戊午萬厯四十六年其時王李之氣燄已衰故有此等議論此真知詩文者也

字遠游蓋取遠來游漢陂之語也

無錫浦氏起龍曰杜詩合把做古書讀少年子弟揀取百篇令熟復性情自然誠懇氣志自然敦厚胸襟自然闊綽

精神自然鼓舞杜不顯是學作詩

司馬溫公宗室襲封議云王敞云君為祖三年既為君而有父祖之喪者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

直齋書錄解題云徽言三卷司馬光手鈔諸子書題其末曰迂叟年六十八蓋公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屬疾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

袁紀載文舉議馬日碑袁還不宜加禮卷二難陳紀論復

肉刑書卷三三國志崔琰傳注采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

秋張璠漢紀孫盛魏氏春秋世語等書載文舉事甚詳而皆未及上二事是袁紀為特詳也范書更詳

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司馬溫公易說云聖人虛

一而靜存誠素至故能精義入神以致其治世之用司馬公亦有虛一而靜之言蓋當時儒者所尙

虛一而靜四字似出荀子

司馬溫公太元序云光始得太元而讀之作讀元自是求

訪此數書

謂宋衷等諸書

皆得之又作說元疲精勞神三十餘年

讀溫公五規參謨誥迪厥德周公陳無逸不過如此

稽古錄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之漢室也司馬公之帝魏實由於此近人以爲魏受漢禪猶宋受周禪故溫公不得不得不帝魏者此臆說也

司馬溫公採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舉其大要集以爲圖命曰歷年圖敢再拜稽首上陳於黼辰之前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

稽古錄

此亦鄭君詩譜序所謂舉一綱而萬

目張者也司馬公之苦心千載如見

學思涑水温公家範曰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  
求多餘多餘希不爲累矣卷二陶詩云過足非所歆卽此意  
也

宋元學案涑水學案乃王梓材所補獨取迂書疑孟潛虛  
錄之吾不解其何意也直不知涑水之學故爾

遼史耶律良傳讀書醫巫閭山學旣博將入南山肄業友  
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  
若卽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  
而歸 遼之儒者

元史儒學韓性傳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  
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  
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元時以科舉取士用朱子學校貢舉



私議後來乃盡背朱子私議之說矣應舉者皆不知朱子之學矣

元史儒學瞻思傳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瞻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

王介甫曰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余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

矣

同學一首別子固

溫公詩次范景仁韻云旣言樂律符今尺但恐簫韶似鄭聲若欲世人俱信服鳳凰更集潁川城

曾南豐與王介甫第一書云歐公更欲與足下少開廓其

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卷十 六

朱子語類

卷一百三十九

問嘗聞

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此與東坡令山谷讀檀弓皆文章真訣也

宋儒好苛論古人呂氏春秋曰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

有可非微獨舜湯

離俗覽

朱子云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

語類二 十四

司馬溫公讀元云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故願先從事

於元以漸而進於易初則溟滓漫漶不可入乃研精易

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

喟然置書歎曰云云溟滓漫漶不可入則與易之幽奧難

知何異乎若研精讀易數十過亦何不可闕其梗概乎

宋淳化元年孫明復生

前三年范文正公生

後一年胡安定生又後

九年歐陽修生又後二年老蘇生又後二年邵堯夫生又

後六年周濂溪生又後二年司馬溫公會子固劉原父生

後一年張橫渠生後一年王安石生又後十二三年二程

生又後三年大蘇生疑年錄所載甚明變古風氣者孫

復歐陽修也孫長於歐陽修十年歐陽長於二程將三十

年曾子固長於二程十四五年先講大學開道學風氣

朱光庭之劾東坡未必伊川授意然伊川未必不知也

程伊川云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古今只一箇亦得

遺書程明道云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

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自注

云月不下日與日正 伊川云麻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

相對故食。卷十一 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麻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

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

數攤在所麻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

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

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又云

律麻之法今亦麤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

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麻之遺則是星算人生

數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卻推不行 卷十 堯夫易數甚精

自來推長麻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 二程外書 道學家

談其謬如此

有人甚尊程子而又知醫余告之曰程子謂土地不宜種



果然則醫家不得用杏仁橘皮大棗矣

王爾緝心敬曰翰苑之遷轉自昔翰苑爲儲相之地今日雖不盡然要之自是清華之選將來多處卿貳之班乃翰林館課祇在詩賦詞章之學又或祇於朝內遷職晉階氣質高朗者積學善問未嘗不通於國事民情要之所習者詩賦詞章而責之以經世實務未免有學非所用之弊自今或宜詞館定課上自六經孔孟之道德下至古今治理之經猷按節實學務明底裏期於有裨世用如制作詩文則務以兼通古人雅頌詔誥體裁力宗典雅而不流於纖巧靡麗庶幾學文章之日卽學道德經濟之日文章果已成家則必外厯府道州廳之任使知民情政事內經科道言責之任使知贊治匡君迨厯試多宜卽將來取之議政

之地庶幾可當國家大任又曰京師首善之地翰林關於道術人才其次則聚名臣勳舊子弟及貢監俊秀歸於國學其關於道術人才亦至重也今於司監大員慎擇名臣課士法程嚴設條規可謂詳矣然其所以課之者仍不離通套時文而無關於道德經濟淵源其所以選造亦止於積資累考而無與於成德達材徒為士子出身一途耳惟於其課試務令迪以成德達材實義一如教養翰林之式人必慎擇法必切實庶幾厚養良誨之下當有實才挺出以供國家之用且可以京師首善之良法作四海學校師儒之儀型國學之重媿美於古式煥於今矣

學仕遺規卷四策畧彙抄

蘇頌濱餘杭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云餘杭天竺有二大土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

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縛吳越多禪眾聞其言者皆曰  
說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又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頌云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彼善  
聞教人則當識真寶我觀世教者皆爲禪所訶禪雖訶教  
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  
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  
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  
余謂儒學亦然經學似教道學似禪也其實可以經學得  
道學也

漢人說曰若稽古數萬言宋人說喜怒哀樂之未發亦數  
萬言

李文貞榕村語錄云明道說邵子于學全不識問以邵子

之虛明精究何以謂以全不識曰程子論其學微雜黃老之意便是不識邵子若不得朱子表章恐亦要減色

卷十八

朱子曰熹未冠時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又曰南豐先生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詰命中亦無愧宜黃筠州二學記說得古人教學意出陳干峰曰嘉祐中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南豐之曾眉山之蘇胥起而應眉山父子兄弟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參以當世之務言言有補於世美矣然求其淵源聖賢表裏經術未有若南豐先生之醅乎醅者也吳臨川曰南豐先生之學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真詳切實體用兼賅間有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虞邵庵曰南豐先生之學在孟氏



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于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君子猶其一事宋潛溪曰南豐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李西涯曰文定公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無有弗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無有弗備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

潛研堂集重刻孫明復小集序云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就專己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

范文正公說春秋序云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當時風氣已如此非始於關洛也

賈昌朝羣經音辨序近世字書磨滅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備載諸家音訓允儒之學傳授異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詁殊別者眾當爲辨析每講一經隨而錄之因取天禧以來巾橐所志編成七卷凡五門號羣經音辨一曰辨字同音異凡經典有一字數用者咸類以象文釋以經據先儒稱當作當爲者皆謂字誤則所不取其讀曰讀爲讀如之類則是借音固當具載二曰辨字音清濁夫清輕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字音乃重信稟自然非所強別以昔賢未嘗著論故後學罔或思之如衣施諸身曰衣施既

冠加諸首曰冠古亂切此因形而著用也物所藏曰藏才

切人所處曰處尺據切此因用而著形也並參考經故為之

訓說三曰辨彼此異言謂一字之中彼此相形殊聲見義

如求於人曰假與人曰假音價毀他曰敗音自毀曰敗觸類

而求其意趣四曰辨字音疑混如上上時亮切下下胡賈切

切之類隨聲分義相傳已久今用集錄五曰辨字訓得失

如冰凝同字汜汜異音學者昧之遂相淆亂既本字法爰

及經義從而敷暢著于篇末此書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

秋三傳暨孝經論語爾雅凡字有出諸經箋傳中者先儒

之說公經著義既釋文具載今悉取焉凡字之首音雖顯

而經傳不載者則依說文為解欲使學者知訓故之言咸

有所自四庫全書提要云釋文散見各經頗難檢核昌朝

會集其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不爲無益

熙甯以前學者徧讀五經

趙甌北云梁武帝始崇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所謂經學者皆以爲談辨之資

廿二史劄記卷八

明人講道學亦以爲談

辨之資

周書盧辯傳辯少好學博通經籍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傅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



晉人講禮記咫尺玄門皇侃論語疏所引多老莊之旨宋儒以禪學合於聖學卽此類也

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案此所謂大戴禮小戴禮皆儀禮也非禮記也惠定宇後漢書補注乃引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又云鄭元本習小戴禮係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此所云小戴禮與小戴所傳禮記分別甚明惠氏補注後漢書乃章懷之例以後漢書但言禮未言禮記故以此附益之耳

後漢書趙岐傳岐少明經多所述著作要子章句三輔決

錄

劉放日要  
當作孟

漢末人有好老子者已開魏晉之風後漢書周舉傳子勰少尚元虛梁冀前後三辟竟不能屈慕老聘清淨杜絕人事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此東漢人之尚元虛者然有爲而然也

伯夷頌云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此說得伯夷之聖處程伊川云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二程遺書

澧謂孟子

亦只說伯夷清而且謂之隘如伊川說孟子亦未說得伯夷心也

廿二史劄記有北朝經學南朝經學二條甌北留心經學

甚難得矣惟南北朝諸儒之書尙不止此諸史志所載及釋文序錄所載尙多其書已盡亡而存其佚文於釋文及唐疏所引古經解鈎沈所輯尤有功於諸儒

唐疏內有用諸儒之說而不言其姓名者

袁宏曰易曰无咎无譽衰世之道也後漢紀卷三論李業之死

易繫辭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正義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繫辭下精義入神韓注云神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此已以感而遂通四字為句矣

王右軍謂謝太傅曰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禍耶世說言語篇王右

軍不喜清談而謝駁之以商鞅可見晉人清談是矯法家

之弊亦有深意也所以清談者其意亦欲培養元氣不喜

用熱藥而以清涼養元氣誤矣

王肅有妄改經文妄增經文者乾文言傳兩言其唯聖人乎上一句釋文云王肅本作愚人禮案諸家本不如此而獨王肅本如此非肅所妄改乎經書二句首尾相應者多矣如繫辭傳兩言天下何思何慮是也論語兩言賢哉回也兩言禹吾無間然矣亦是也豈可改乎中庸小人之中庸也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此亦諸家本不如此而肅獨增反字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言其似中庸而實相反以申明上文小人反中庸之義上句有反字下句不必有反字矣

朱子章句增反字  
未免爲肅所欺

陸淳春秋纂例云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爲大夫時當禘祭



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  
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  
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  
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  
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  
非斥之意耳註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  
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  
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卽  
殺之以獻何得先灌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  
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歎若非爲迎牲而別虧禮則  
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  
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如  
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  
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

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禮亦儀表中一事耳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並卽文爲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弊耳

卷二

通典李翰序云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馳驅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翰嘗有斯志約

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 禮謂此序深中儒者之弊而亦杜詆訕儒者之口信乎吾道不誣也

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云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概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又云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知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新唐書竇德元傳帝

高宗也

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元不能

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於人德元知不爲  
忤眾服其量 口川能說許敬宗亦能之墨翟有言士雖  
有學而行爲本豈不然哉

新唐書儒學蕭德言傳初太尉長孫无忌等議祠令及禮  
用鄭元六天說圖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  
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昊爲天而以昊天帝當北辰  
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圖丘太史所上圖昊  
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涪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  
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  
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  
盡爲天乎彭景直傳中宗景龍末爲太學博士時獻昭乾  
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



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張齊賢傳云太常博士辟閭仁諳曰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元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齊賢不聽其說曰干寶謂吉爲朔故世人謬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鄭學

新唐書黎幹傳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累擢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頌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

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於唐卽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甚宜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元以折頌崇敬等曰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今背孔子之訓言取元之偏誼蓋元所說不當於經不質於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元學臣請取元之隙還破頌等所建代宗不聽其言舊唐書黎幹傳黎幹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原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卽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輦中詣忠翼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旣行市里兒僮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新唐書魚

朝恩傳永泰中詔加判國子監事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黎幹之劣如此而敢議禮詆鄭君可惡之至

新唐書儒學敬播傳元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掇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是時以下舊書無

○注不可繁

新唐書儒學傳施敬本爲四門助教元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此以唐官制比周官亦鄭君注周官舉漢制之類也

新唐書文藝駱賓王傳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  
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  
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  
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  
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  
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  
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云

新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  
國爲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此書不存可惜  
新唐書文藝傳鄭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



戊眾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俗人但知其詩書畫耳

新唐書許敬宗傳自貞觀以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皆敬宗總知之

敬宗曰大臣不可無學後世之大臣爲許敬宗所嗤矣

許敬宗云濟州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汙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洑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

新唐書許敬宗傳

東坡三江味別之說或仿敬宗說歟

新唐書劉蕡傳對策曰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

今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于漢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于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昔龍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啟之哉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

宋陳堯佐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凡蕡所究言者皆

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也天子嘉納之歐陽

永叔撰  
神道碑

方正學云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眾

新唐書虞世南傳帝太宗也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

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

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

新唐書文藝傳蕭穎士子存亮直有父風能文辭顏真卿

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

篇

鮪埼亭集外編通鑑分修諸子攷云胡梅磻曰温公修通

鑑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

不知其何所據然歷五百年以來無不信以為然者予讀

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礪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自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翦粘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跡盡成遺棄也觀於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礪未之考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道原子義



仲所紀可見也。羲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至於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尤。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後漢書王充傳：充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著論衡八十二篇，二十餘萬言。又王符傳：少好學，有志操，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又仲長統傳：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論曰：數子之言，當世得失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訓，稽之篤論，將爲敝矣。

三國志陸績傳績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皆與績友善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是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

後漢書蔡邕傳云初靈帝好學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鳥篆者皆加引召邕上封事云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又云特詔問邕披露失得邕對曰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取士之劣

東塾雜俎卷十四

番禺陳澧撰

瑣記

楚辭招魂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筮予之恐後之  
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云云王逸注未合愚謂巫  
陽對言上帝命我占筮我難從命言筮之職掌於魂魄不  
掌占筮也若必占筮而後招魂魄以予之恐後來之巫遂  
謝其爲巫之職事不用巫矣故不占筮而直招之也  
後漢書桓譚傳云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  
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  
之注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通典云宋尙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尙書省亦謂之內臺

每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此門生是僕隸之類也

南齊書王儉傳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新唐書儒學傳劉訥言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命紀文達小說亦俳諧也寒松堂集答魏貞菴先生書云近日崇儉一節僕與元著雒伯及諸同志力持之長安士大夫皆以五簋爲約陳長發毛詩稽古編以西方美人爲佛遂以戒殺之說詆伏羲罔罟畋漁余謂長發竟忘以畋以漁之下文有神農氏作云云也神農未作未有耒耨之利不畋漁以爲食則



人皆餓死無遺類矣畋漁而無罔罟徒手入山躡身泅水則飽虎狼餒蛟鱷耳說經而忘有下文粗疎已甚其佞佛固不足責也不教蕭史於回音莫若玉人吐氣言一佛生炎方故可不殺生衣裘百公僕佛氏六祖聞其師講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大悟設使不立文字則并此句而不立矣何從大悟哉成列子云螻螟巢于蟲曉殆非虛言余齋中有蜘蛛生子無數小於芝麻結網於瓶花枝葉間圓徑寸許此必有飛蟲絕小者投其網而爲之食不然小蜘蛛餓死矣何能長大乎蓋人目所見野馬塵埃其中有動物焉但無離婁之明不能見耳

元遺山論李義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

年詩家只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然錦瑟詩殊非難  
解蓋義山五十歲時所作言無端年已五十如錦瑟弦數  
耳惟碧城三首頗難解紀文達謂寓意不可知譬之不食  
馬肝未爲不知味余反覆讀之以爲此合狐綯作相時義  
山于絢不遂而作也第一首云碧城十二曲欄干犀辟塵  
埃玉辟寒喻絢之富貴也閨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  
棲鸞喻其營私植黨也星沈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  
看喻其處權要之地也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樹水晶  
盤喻其怙恩而固寵也第二首云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  
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言當一  
意于絢悔昔時之從王茂元鄭亞也紫鳳放嬌銜紫佩赤  
麟狂舞撥湘弦言絢黨皆得志驕恣也鄂君悵望舟中夜

繡被焚香獨自眠言己獨不遇也第三首云七夕來時先  
有期洞房簾幕至今垂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  
枝言綯許應己之求而遲遲也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  
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怨之極因  
持陰事而刺之也朱竹垞以七夕來時一句定爲追刺明  
皇紀文達以爲無當余以爲怨令狐綯則有辛未七夕壬  
申七夕壬申閏秋贈烏鵲三詩可證七夕來時之句蓋皆  
以牛女會合之事而有感於己之不遇辛未壬申爲大中  
五年六年正綯作相時也辛未七夕云恐是仙家好別離  
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  
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壬申七夕云已駕五香  
車心心待曉霞風輕惟響佩日薄不嫣花皆與七夕來時





東塾雜俎番禺陳蘭甫先生遺著之未刊者也北京古學  
院謀萃刊名儒稿本於先生文孫公穆許得之首付剞劂  
肇祥被推與公穆同任校讎是書爲筆記體裁雖按代分  
列而讀書論學隨時撰記段自爲文手稿叢殘頗費詮理  
其有一字一義之未安援引考證之待審發書盈案往返  
商榷期於得當寒暑載易方始訖功亦云劬已先生嶺海  
通儒掌教菊坡精舍執經問難常數百指頗有東漢之風  
肇祥肄業菊坡先生已歸道山未及親炙載瞻庭宇徘徊  
傾慕折綠萼掬井華以致馨薦之誠者屢矣今校刊是書  
如與先生精爽相接俾禮堂完帙流布人間庸非幸乎歲  
在癸未夏五月紹興周肇祥謹跋